

永樂大典卷之萬三千一百四十

一送

夢

夢狼啖脚

晉書索統傳。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腳。統曰。腳肉被啖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

夢玉

燕入懷

魯權類說。開元天寶遺事曰。張說母夢一玉燕。自東南飛來。投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為帝相。其至貴之祥也。

夢兔入懷

遼史地理志。應天皇后夢神人金冠素服執兵仗。貌甚平美。異獸十二隨之。中有黑兔躍入懷中。因有

娘。遂生太宗時。黑雲覆帳。火光照室。有聲如雷。諸部異之。

夢鶲鵠折翅

太平廣記唐則天后嘗夢一鶲鵠羽

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寧王群。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鵠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仁傑曰。陛下內有賢

子外有賢姪。取捨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赤

辯。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

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

夢射鴈

洛陽伽藍記後魏元慎善解夢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

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夢射得鴈。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黑。大夫執鴈。當得大夫職。俄然令伯除為諫議大夫。

夢鴈飛

祕閣閑談貟外郎趙化成嘗夢與友人張某坐庭中。忽有一鴈自天而下。能徊庭中共掩得之。明日詣張言之。方坐庭中果有一鴈下於庭際。因共逐而得之。相與驚駭。乃以帛為詩繫其足放去。又有人夜夢所持繖柄折。明日果折。夢得一狐。翌日果有人送一狐。此寢微事而猶有前

定如。此猖狂之士。

夢千鷄飛翔

茅氏聞見錄羅頡言新安郡士人夢鷄數百千隻飛翔庭

中。時方應舉。疑非冲騰之物。以告所善者。或世謂鷄為

五德。今若是其多者。千得萬得也。可為君賀。士果登科。

夢

夢千鷄求生

太平廣記銜鍤為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在家。乃假寐。夢一烏衣婦人引

十數小兒。着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斯須又至。鍤甚惡其事。遂催欲前。

適鷄所親者報曰。王幸在家窮無物。設饌有一鷄見抱兒已得十餘日。將欲殺之。鷄乃憇烏衣婦人果烏鷄也。遂命解放。是夕復夢感謝欣然而去。

夢鷄喰經

太平廣記。吳興太守琅邪王襲之不信佛。唯事宰殺。初為晉西省郎中。於內省前養一雙鷄。甚愛之。夜忽

夢鷄口銜一卷可十紙許。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日果見乃是佛經。因遂不敢殺。

夢鷄求生

太平廣記。汝南周氏

子。吳郡人也。亡其名。家于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至。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衣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也。以不高座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不幸值君之家。僅有繫吾者。豈本逸人也。旣為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頸。不勝其憤。願君憫而寬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忽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人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怜而諾之。然尚為所繫。顧君不易仁人之心。疾為我解其縛。使不為君家囚幸矣。周即問曰。然則不知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鳥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僮。且以事訊之。乃家人適野。遂獲一鷄。乃籠歸。前夕有大傷其臆。周生即命放之。

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

夢鴨求生

太平廣記柏邈為汝南郡人齋四烏鵲作禮大兒夢四烏衣請命覺忽見

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

夢鴨生

李昌齡樂善錄吾友趙叔田族婦楊氏者嘗字數十鴨子久未破殼

楊浴以水是夕夢鼓吹喧鬧金石間作有一冠帳婦人押引數十人至其

家人戴花盛飾口吹頭管及門其冠被者乃戴一半留外與一半同入

旅坐階除索食喧噪方嘈雜間楊忽驚寤因謂其子曰吾夢如此豈吾家

鴨子將生所以戴花盛飾者必花鴨也在外一半抑隣家亦有將生者乎

黎明驗之皆然嗚呼世人用心散亂而與物流轉者多矣蓋華名鍾乎心胸榮味交乎外視平生本自隨波逐流莫具正見有無臨終數呼吸頃乃

能定而不亂者意其戴花盛飾時豈不人人自以為樂安知自此一蹶遂失身為鴨也哉當知世事浮假都不足道獨吾一念不可不嚴設戒律以

攝制之使之一歸于正古先聖人所以教人攝心正念必欲使鬼魄澄正者正謂此也。

夢鳥飛墮地

酉陽

雜俎中宗嘗夢曰一日白鳥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萬回僧曰大家即是上天時翌日而崩

夢鳥集戶內

古今事通直館陳靖漳泉人游京師過期不歸。妻夢一鳥集戶內。祝曰吾夫若歸當集梁上。鳥如言集梁上。明日以告家人。少頃有鳥飛至戶內。祝之亦飛集梁。

夢神命懷卯

玉融新對拾遺記曰。商之始有神上。未幾靖至。

夢神命懷卯

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卯有

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秋乃懷卯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協卯。

夢鳥入口

晉書羅含傳。含字君章。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畫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

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舍自此後。薄惠日新。

夢五彩鳥

朝野僉載。張鷺曾夢一大鳥。紫

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鳳之類有五。其色赤。文章者鳳也。青者鷺也。黃者鵠鵠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鷓鴣也。此鳥為鳳凰之佐。汝當為帝輔也。遂以為名字焉。

夢爲魚化鳥

南史梁忠烈世子方等傳。吾嘗夢為魚。因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

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何

夢爲鶲鵠

邵氏聞見錄。歐陽公

嘗夢為鵝鴨。初夏清晨

夢瓦化鴛鴦

續後漢書周宣傳曹丕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

墮地化為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必有暴死者。丕曰。吾詐卿爾。宣對曰。夫夢者意爾。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死。

夢天殺蛇

張華博物志晉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文公反自修德使吏守蛇。

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蛇

則自死也。夢黃蛇

蘇子由古史秦本紀文公十年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廊衍以問史敦曰此上帝之機君其

夢蛇相救馬

張師正括異志高密姜定國業九經一夕寢于家塾夢二人身長而貌狠怒氣勃勃然謂定國曰吾

身長丈八可殺汝可噬汝定國驚厲號呼拒之而退明夜復夢如初大懼乃徙其寢具與門下客同榻客取刀斷之少頃一蛇復至客又殺之明日度二蛇果長三尋定國後登九經第今為幕職官聞之告推官仲容夢捕蛇

能改齊漫縣陳侍郎元

與為進士貧不為士流比數嘉祐七年忽預鄉薦丐糧於村豪至一叟家為陳設酒食留宿夜夢

忽捕一蛇蛇走入牆孔中陳持而拔之盡力而蛇斷得其半而已天明叟

出而神氣不悅。陳甚憂無所餽也。俄而出錢五百授陳。陳受之。喜過所望。叟今家僅備馬送陳三十里。僮告陳曰。秀才乃福人。吾翁素不待客。亦不以錢餽人。今偶夢官人過門而秀才適至。故懼快如此。然本欲以千錢相遺。而大男殊新至于挽奪推拽。翁得其半而已。此所以送秀才而神色不悅也。陳次年登

甲科第二人。

夢蛇繞身

晉書唐琮夢蛇繞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之書。

夢蛇入

腹

續蒙求范延光。相州人。為天雄軍節度使。嘗夢大蛇自牕入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由是頗畜異志。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反。三年九月降冊封

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致仕居京師。

夢蛇

生足

續後漢書周宣傳。東平劉禎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為國夢。非君家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

姜遂夷討。以蛇女子之。

夢雙蛇升天

太平御覽李蜀書。武帝諱雄。始祖第三子。始祖

后方娠。夢双蛇自門升天。一蛇中斷。及生后常言二子若

成人必有先亡者。有大貴者。後果李蕩卑卒。李雄王蜀。

夢蛇取

命

太平廣記吳郡海鹽縣有士人陳甲。寓居華亭。獵於東野。見大蛇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卧岡下。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與鄉人共獵。

至故見蛇處。語同行曰。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吾醉不識汝。面三年不相知。今來就死。其人驚覺。明

旦腹痛

夢羣蛇緣城

南史始安王

遙光傳。遙光未敗之夕。城內皆夢群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

為異臺軍入城。

夢黃巢化蛇

青鎖高議秦宗權方為府吏。一日晝寢。夢中見一朱衣吏。手持

黃紙書。謂秦宗權曰。府君乃召足下。宗權曰。府君何人也。公所執何書也。可一見乎。吏曰。府君召子。他不知也。書不可得而見也。宗權視遠山中。隱

然天氣昏慘。迥野四顧無人。宗權不勝嘆息。乃至一城。四面絕無居人。入城有公府相對。直北有大門。大門有大殿。前報曰。宗權至矣。乃軸簾有

紫衣人。據案稱王。宗權立砌下。王顧左右曰。取黃巢來。少頃有枷械者一人。持勒撲者數人從之。宗權視枷械者形體骨文皆黑。不類人色。王曰。汝伏乎。枷械者對曰。賤書生勢力寡獨。安敢與唐室為患。王怒。命左右取鐵九束。一鬼持一鼎致庭下。鼎中火自燃。鼎中銅汁沸溢。吏乃取鐵丸內鼎。

中丸即紅若烈火。王命以丸內枷者口中。枷者乃通頂焰發不覺聲穿牆止。王曰伏未。枷者曰巢不敢。王又以丸吞之。如是數四。枷者未伏。王乃問宗權曰汝當與唐室為患可乎。宗權曰宗權一衡吏爾。且安敢如此。王命執手坐取鐵丸內宗權口中。其痛苦楚熱油沃心。宗權大叫連呼來字三聲。王顧謂左右曰彼已伏天子安能久受此苦。王又命左右取丸。枷者曰巢已伏矣。王命吏取案來。二吏持案掩其前。令枷者書。及令宗權書。書已。則二吏復抱去。王命取蛇皮來。二吏持一巨蛇皮蒙枷者。俄而化為巨蛇長百尺。黃鱗炬目。金頸赤舌。蛇首四顧精神恐人。俄有一吏持雙角來。安蛇之首。王遽叱吏曰。此豈可安角也。王命驗天符有安角之言乎。忽有一青衣童出東戶曰。天符不令安角。童升殿語王曰。此非雲雨之主。何可使之有角。則禍愈大。王命將蛇食料生口姓名來兩廡下戶盡開。青衣童抱文卷皆合抱擲於地。蛇先吞東南文卷。次第而至。蛇因首向西。蛇將食箕卷。一童子則將鏡照其蛇。蛇抵觸不敢吞其卷。王曰。宗權亦合皮化命取豹皮來。一吏以豹皮蒙宗權首。乃化為豹。一童子升殿。王曰。宗權合居何地。童曰合居陳許之間。童曰。柢在平地。王曰何也。童曰豹居山則可以抗虎。平地不能敵猪。王曰事畢矣。乃命吏送宗權出門。為吏推墮溝中乃覺。

宗權驚駭莫知其休咎。後宗權謀叛，為朱高祖擒獻天子。朱高祖年甲屬猪，又猪朱也。不能敵豬，此其驗乎？宗權所見枷械者乃黃巢也。唐末童謡云：黃蛇獨吼，天下人走，不能吞西廬之文卷。天下皆被其屠毒焉。獨不至西蜀？宗權之夢一何異哉！**夢赤蛇吐珠**

能改齋漫錄：東莞縣資福禪院有阿羅漢閣，傳言僧祖堂者之所成也。求碑於東坡，諾之。心欲以犀帶所易得者佛腦骨，骨出舍利薦以白玉壁弛之而未言也。祖堂歸累月，一夕夢赤蛇吐珠白辟上，驚悟曰：蘇公之文且成矣，即往述之，且告以夢坡大喜，出腦骨舍利辟示之。祖堂因請歸作金銀琉璃塗堵，藏閣上，遂併付之。仍別作舍利塔銘文。**夢蛇附舟**

武林紀事循理陳權叔懋立嘗館湖州之德清

見船舶之平江者云：夢一人衣皂，云有錢三百文，欲附舟之。姑蘇幸見容，初不敢多占船倉，只附舟首足矣。梢人次晚，將發船於舟首，取纜繩之屬，忽見一大烏蛇盤屈小倉內，捕人方省夜來之夢，因以版覆之，載之平江抵岸，即於市人訪得一弄人，欣然來取去，償以三鑠，畢符夢中語。**夢魚求去鉤**

辛氏三秦記：昆明池漢武停船立之，習水戰也。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治水訖，停船池通白鹿源，人釣魚。

魚求去鉤

於此編絕而杳。夢於漢武求去其鉤。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衝索。帝曰。豈非昔時所夢也。取而去其鉤放之。

夢捕魚

能

齊漫錄建昌軍南城許公岳未第時夢至池上。顧池中有七魚而一魚最巨。公岳下捕之志欲取巨者。然捉搦不得。止得六魚中一最小者。是歲科舉建昌解額止七人。公岳名

次第七。此最小魚夢驗也。

夢魚化人

晉書載記劉元海母延氏祈子於龍門俄而

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手執一物大如半鷄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其夫。豹曰吉徵也。昔吾從邯鄲張因母相言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彷彿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又有其名焉。

夢魚躍盆

宋史列傳胡憲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

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後果擢第。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海符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鑿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大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

夢白魚求救

茅亭客話。爲蜀舉人張詒。往嘉州謁平羌令。船

求救。說覺。唯聞船檣下跳躡之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焉。遂取糞于江中。既而就寢。復夢二白衣持大蒜數頭懇謝而去。遲明。因以夢告平羌令。

曰。君之夢祥符也。放魚所感蒜者筭也。當延君筭爾。

詒至晚年。著後隱書三卷。亦紀夢魚之事。壽七十八。

夢與魚遊

三境圍論陰司錄云。有一顯官作池畜魚以供膳。一日忽夢倚欄觀魚。失脚池中。與衆魚遊。數日之後。庖人網去。剖鱗破肚。苦痛號咷。言是汝主。庖終不聽。乃斷魚首。官乃醒。寤寐未數刻。即問庖人。侍書回報。治魚未畢。蓋其念念池魚之美。隨念感夢。

夢身爲魚

酉陽雜俎。越州有盧冊者。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在山陰縣顧頭村知堰。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鱠。嘗憑吏求魚。韓方寐。夢身爲魚。在潭有忘之繩。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身入網被。取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即揭總貫綆。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婢僕。有頃。寘櫓斬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且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泊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祇園寺。時開成二年也。

夢魚嚙兒

太平廣記唐河東柳沂者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

巨魚挈而歸先是沂有嬰兒六七歲是夕沂夢魚以喙嚙其兒臆乃視嬰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沂益懼明日以魚求投伊水中且命僧諷經盡像僅旬餘嬰兒瘡愈沂自是後不復釣魚

魚索眼

晉書類說僧乘果夢一使者押青衣婦人問果索眼聲氣

頗厲使人將出刀先斷果左右手果曰願以左手易之使人問左右何意果曰方近受戒留右手捨袈裟使人曰更不用斷手師一言捨袈裟已還詣此婦人令去又曰此婦合魚也師前身為王家兒六七歲家人買得此魚尚鮮活師以手剝取其眼故令來索

夢魚求生

太平廣記柳宗元刺史河東人嘗自省郎出為

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僕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為將為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嘿自異之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去明晨有吏來稱荆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顰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縷之懸其風危危將斷且飄矣而君不能念其

事之急耶。即俛而念曰。豈郡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娶者以魚為我膳耶。即令駕詣郡宴。既而以語荆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持為膳。今以斬其首。宗元驚曰。果其夕之夢。遂命繫而投之江中。是夕夢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酉陽雜俎。唐會昌中有王瑤者。在恒州都押衙。嘗為樂邑宰。將赴所任。夜夢一人。身據甲冑。形容堂堂。自云馮夷之宗。將之海岸。忽罹網罟。為漳川漁父之所得。將置諸刀杌。充膳。於宰君命在詰朝。故來相告。倘垂救宥。必厚報之。瑤既覺。言於左右曰。此必縣吏相迎。捕魚為饌。急遣人至縣庖人。果欲割鮮理鱠。具以瑤命告之。遂投於水。魚即鼓鬣揚鬚。軒軒而去。是夜又夢前人泣以相感。云免其五鼎之烹。獲逐三江之浪。有以知長官之仁。比宗元之惠遠矣。因長跪而去。建昌府志。吳文肅公夫人魏氏。在太原府。一日睡起。語左右曰。適來夢中。分明見兩婦人。皆青衣。各有娠。哀鳴哭泣。訴云。某等無罪。乞償其命。未幾危者。白雲買道大青魚。兩頭請烹飪之。宜。夫人驚曰。庶幾是乎。遂取視之。腹大有子。乃令放之。夢殺龜。霸田徂異金日新。販磁器。往荆南。泊舟於江口。鴈汊夾金。謁鄰舟。押網將軍陳從易。金謂陳曰。夜來夢見岸上數十人。走問之。曰。看殺龜。相公及舟行十五里。

船師招早飯見岸上數十人走。金問之則曰看殺龜。金曰夜來之夢兆矣。相率同往觀焉。果見漁人網得一龜。以千錢易之。將歸本船放之于水。龜隨行十餘里。口噙一物上岸。直抵金前吐之而去。金視乃銀一錠。金祝曰銀固不可奉私。俟前至岳州太平寺。請僧智聰為水陸謝之。張師正括異志。河自大伾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決圮。以薪葛塞補。薄增卑。謂之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龜屢來啮岸之薪。蓋似將穴焉。遂發弩射之中首而死。是夜夢一綠衣劍首謂監埽曰汝殺我我已訴於官矣。又日餘病疽死。見二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埽竊思之曰此必殺龜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當先白所由司。汝始止此無他適。二使既出。仰視高閣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閣如道士。觀所謂龍虎君者。以姓名白之。乃引入仰視其閣。有榜題曰朝元之閣。下見韓侍中。推珪馮几而坐。侍者數十人。若神僕儀衛。乃再拜訖。韓問來狀。遂白殺龜事。因曰隈岸有決。當受軍令之責。非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儻見陰官。但乞檢上清格。既出門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宮府庭下。果詰以殺龜事。對曰某主埽岸。河流奔

猛漲溢不常。苟有決潰則當誅。龐敗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陰官取
格視訖。謂曰。上清格云。無益於世。有殺於人。殺而不償。罪故難加。陰官命
前使者引出行十餘里。若墮胥井。

遂宿事聞之于別大師靈祐云。

夢鼈求生

太平廣記晉太常
卿崔枕遊學時往

至姑家與諸表昆李宿于學院。來晨方會客。夜夢十九人皆衣青綠。具告
求生詞旨哀切。崔曰。某方閑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許
諾。某輩獲全矣。崔曰。苟有階緣。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躍列拜而退。既寤。盥
漱束帶至堂。省姑見。盆中有水而泛鼈焉。數之大小凡十九。計其衣色亦
畧同也。遂告於姑。且述所夢。再拜請之。亦不阻。即命僕夫寘于器中。躬詣
水次放之。又偽蜀豐資院使李延福。晝寢公廳。夢烏帽三十人伏於階
下。但云乞命。驚覺僕使報門外有村人獻鼈三十頭。用悟所夢。遂放之。夷
堅志。潘元寧者。青田木溪鄉人。好賓客。嗜食鼈。凡溪潭之側。獨捕有得必
售之。紹熙三年春。漁者持一巨鼈來。其重六斤。潘見而喜。即欲烹食。妻曰。
今日上七。不應食此。姑留之以俟明日可也。諸子以繩絆其足。牽曳為戲。
抵暮墮溝中。失所在。經月餘。妻夢一偉丈夫泣告曰。向者將膏鼎鑊。賴娘
子一言勸止。且得苟延。而不幸落溝渠內。爲蟲蛆啞。一足鎗斷。與死為

鄰願賜終惠。覺以語潘潘笑曰。恍惚之夢何足信。凌晨起思之。正見前鼈跋曳于泥中。取之出使僕放諸河。夫婦皆夢來謝。江少虞類死。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荆湖間。家下市一巨鼈。而景初未知也。夜中夢皂衣姥告乞命。恠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買鼈也。即遣放之。亦復夢皂衣姥來謝。然

則太史記宋元事。若有之矣。古者君子遠庖厨。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雖有天地間。生此所以養人。但不可暴天物可也。

夢蛟螭

夷堅志。曹州定陶縣之北有陂澤。民居其傍者多采螺蚌魚鼈。之屬鬻以贍生。虜亮正隆三年。中春。女真人阿失里為邑宰。夢一客綠袍烏帽皂鞋。草帶握手板入謁曰。吾種族世居治下。子孫蕃衍。皆獲依仁訖。不幸為細民捕殺充食。且又轉售於人。將使無噍類。願賢令尹憲憐少加禁止。則恩流無窮。當思所報。失里夢中諾之。而不暇究其何物。居於何所。旦起深念不能曉。測明夜復夢遍詢士吏。及訪道術人。酌詳亦莫知所謂。迨春暮。天清氣暄。澤邊人相率什百為群。脫入水。水網箕羅取數倍。常日忽曠霧迷空。波涌如山。雷聲振動。一巨物長六七丈。狀若蛟螭。噴薄雲烟。推壞岸澗。冷氣慘烈。傷人皆捨棄所獲。爭赴平地。已為巨物攫擊者十二三。溺死者殆半。衆悟邑宰之夢。自是無復敢漁。

夢